

湖樓筆談

湖樓筆談五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謂正書字也自周內史達書名之職廢而文字之閒日趨簡易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見於許氏說文序鼃鼃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爲帶惡上安西析旁著片離邊作禹見於陸氏經典釋文序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美下爲火哀下爲衣極下爲點見於張守節史記正義序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見於顏氏家訓如此之流布滿經傳良由

漢人改篆為隸但求便美罔顧形聲搖筆染翰輒成詭

異洪氏隸釋曾略舉數字云平聲則宰宰靈靈通通濡

遷遷上聲則響響覽覽秉秉啓啓興興去聲則據據

裔裔孟孟驗驗舜舜入聲則術術屬屬隲隲慙慙慙慙窗窗

又擬急就一章云湧喜恣恣獸繼獨無無慙慙疑疑灋灋非

離男束世世勢興爭新熙夷夷前前斷斷據

圖藉載載蔭蔭威威載載一二一二姬姬藝藝農農邦邦遊遊禹禹郵郵終終馨

隴隴終終春春陳陳魯魯弋弋暴暴癘癘暴暴禽禽霸霸塹塹霸霸壘壘卒卒迹

基基宇宇啓啓劉劉宰宰變變妻妻梟梟宛宛坎坎朝朝甥甥姓姓葉葉苗苗解

曹呂盞呂禴呂秉秉奠秉禮秉典典垂垂律律疫疫垂垂律律便便術術顓顓顓顓

蔚祿屢蔚祿

蔚祿

鳳雲霜露呈電燿

鳳雲霜露呈電燿

鳳雲霜露呈電燿

蕙遵臺光璵

鼎彝

鼎彝

柔稷香頌慶而犧

柔稷香頌慶而犧

柔稷香頌慶而犧

滌濟經福

盧響

盧響

烏猷習鮪鳩麟龜

烏猷習鮪鳩麟龜

逍邊通

達遭過適

達遭過適

淵淡闕與表出

淵淡闕與表出

以上

諸字或隸體之變亦或本是說文正體洪氏攬摭亦多

襍紐長洲顧南原著隸辨末附疑字琮狃袿疆弧葉菁

仿慎讒魑猱槩禡憂慙勛幘衙漏遭錦尤絜輶旁衙倒

肆繇根醅陟橙鍾裕坡闕研劓階淮豚臙勇衛舉戕如

此之類頗涉詭異附筆於此惟好奇嗜古者詳之

漢人隸體變易有頗似他字者如夏承碑東作東則似

秉字李翊夫人碑眉作眉則似眉字孫叔敖碑塗作塗
則似塗字巖發碑身作牙則似牙字苑鎮碑身作耳則
似耳字北海相景君碑陰幹作干則似午字麟作駿則
似駿字韓勅碑兩側題名淳作淳則似淳字張納功德
叙賁作賁則似賁字魯峻碑陰般作般則似般字王作
王則似王字魯峻石壁畫象鮮作鮮則似鮮字吳仲山
碑刷作刷則似割字衡方碑寮作賓則似賓字鄭固碑
牙作耳則似耳字唐公房碑房作防則似防字孔眈神
祠碑成作虜則似求字議郎元賓碑剛作多則似多字
太尉公墓中畫像太作伏則似伏字校官碑介作爪則

似爪字唐扶頌奮作奮則似舊字徐氏紀產碑冠作寇則似寇字嚴訢碑貌作類則似類字張遷碑雪作雪則似虐字楊統碑克作官則似官字金恭碑兆作兆則似水字周憬功勳銘德作促則似促字陳寔碑美作美則似筭字韓勅後碑耳作瓦則似瓦字夫殷般字近禹河失鉤股之名房彤同漢史沒宣房之實竊恐經典中因隸體混淆以致沿訛千古者殆不少矣聊記大凡以俟好學深思之士

許君作說文正篆之下更出重文廣蒐古籀之文亦存或作之體足見探索之勤矣然亦有實係重文而誤收

兩部學者但觀其音義之同可知其本爲一字如敎擊也
𣪠擊也則敎𣪠一字也屏蔽也屏蔽也則屏屏一字也
𣪠迹也衛迹也則𣪠衛一字也睨衰視也𣪠旁視也
則睨𣪠一字也親至也親至也則親親一字也晏安也
晏安也則晏晏一字也攢習也還習也則攢還一字也
遺媒遺也嬾媒嬾也則遺嬾一字也譎權詐也懦權詐
也則譎懦一字也踣僵也趨僵也則踣趨一字也連遠
也趨遠也則連趨一字也勅彊也倮彊也則勅倮一字
也慄疾也慄疾也則慄慄一字也嫖輕也嫖輕也則嫖
嫖一字也寘塞也填塞也則寘填一字也譎知也惛知

也則諛情一字也滄寒也滄寒也則滄滄一字也頤頸飾也嬰頸飾也則頤嬰一字也紐襍飯也鈕襍飯也則紐鈕一字也襍行兒躍行兒則襍躍一字也如此之類雖居兩部實是一文區以別之乃其偶不照耳

說文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有似隱僻不適於用而實爲經典正文者錢氏大昕潛研堂集陳氏壽祺左海經辨皆曾枚舉之可云略備矣今復加蒐輯以增益其所未盡在周易則敝卽德施瞽也之施夷卽明夷之夷僨卽三歲不覲之覲備卽有疾僨也之僨曼卽引而申之之申惕卽交易而退之易在尙書則傳卽篠簜旣敷

之敷趙卽左傳所引夏書遘人之遘改卽僞秦誓傳妣
己之己鄭卽序巢伯來朝之巢在詩則輶卽展轉反側
之展旣卽福履將之之將祿卽象服是宜之象敷卽式
微式微之微憾卽自貽伊戚之戚扶卽山有扶蘇之扶
鞅卽在城闕兮之闕校卽伯也執爰之爰屢卽厭厭良
人之厭競卽鞞鞞淺幘之淺鬢卽綢直如髮之綢緄卽
題彼脊令之題挽卽汝覆說之之說憤卽無不潰止之
潰殫卽敦弓旣堅之敦奄卽文王之德之純之純夷卽
有夷之行之夷惻卽白牡駢剛之剛盍卽亦有利義之
和嬪卽不僭不濫之濫猶卽萋楚箋狡狴之狴騰卽蒸

民箋濡毳之毳忼卽小毳箋懲艾之艾薳卽絲衣序靈
星之尸之靈在春秋則牟卽邾降於齊師之降邾卽盟
於葵丘之葵趨卽公羊傳漸進也之漸娛卽左傳美而
艷之美懽卽招攜以禮之攜靡卽闕西辟之辟鄒卽邢
茅胙祭之祭及卽鄭石制字子服之服讀卽饋盟也之
饋堞卽傳於堞之堞懾卽武震以攝威之之攝嬖卽僕
臣臺之臺在儀禮則移卽主婦衣裼衣侈袂之侈鞭卽
朱極三之極疎卽掘埵見衽之埵在周禮則殯卽潰瘍
之潰疾卽六曰筴祝之筴祐卽二曰造之造索卽索室
毀疫之索靡卽建大麾之麾收卽春招弭之弭鐘卽暴

內陵外則壇之之壇簾卽考工記輪輿弓盧之盧輶卽
萬之以眡其匡也之匡在禮記則攘卽暑無褰裳之褰
僇卽騷騷爾則野之騷辨卽斑白者之斑消卽省圉圉
之省籥卽告於甸人之告帑卽紛帨之紛趨卽烏不猶
之猶述卽獸不狘之狘暴卽殷以俱之俱壘卽掃席前
曰拊之拊袂卽加夫褱之夫媯卽屬屬乎之屬呢卽仲
尼曰之尼在論語則盥卽瑚璉也之瑚趨及舉竝卽與
與如也之與顛卽三嗅而作之嗅掣卽鞠躬之鞠瓘卽
鏗爾舍瑟之鏗憊卽晉文公譎之譎詐卽其言之不怍
之怍在孟子則媯卽畜君何尤之畜郝卽創業垂統之

創憲卽隱几而臥之隱危卽爲之詭遇之詭歛卽惡是
何言也之惡便卽懦夫有立志之懦甸卽萬室之國一
人陶之陶甃卽若崩厥角稽首之厥纒卽馮婦攘臂下
車之攘搭卽動容周旋之容在爾雅則攘卽芼舉也之
拳迂卽干求也之干勸卽助勸也之勸忤卽盱憂也之
盱煊卽逮鞠也之逮幫卽餽饘也之餽瞠卽監視也之
監漹卽水醺曰醺之醺隕卽水出其右正丘之正酖卽
太歲在干曰元默之默臆卽臆臆之臆凡此之類悉數
難終偶因所見而筆之好學之士有能觸類引申者寓
目卽是固非區區掇拾所能盡也

周官保氏疏稱形聲之體有六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
鵲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
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外聲內形然
說文無婆字宜易以嫫字闐闐仍是外形內聲衡則從
角從大會意嫫非形也衡則全是會意字非形聲字也
考之說文從行得聲而在外者竟無其字擬易之曰問
聞風鳳之類外聲內形庶爲得之惟書之六體形聲居
多古人製字亦頗錯綜如韋從舛□聲乃分其所從之
舛置□於中此藏聲於形也鹽從鹵監聲乃分其得聲
之監置鹵於中此藏形於聲也至如竊則离甘皆聲權

則次弟皆聲是聲不一聲也嚴從二口而噉又從一口
冒從目而唱又從目是形不一形也然則六等之說固
不足以盡之

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按雉乃段字其
字當作垝從土矢聲與堵字從土者聲同經典皆段雉
爲之而垝字亡矣楊子太玄經閑次六閑黃垝范望注
曰五堵爲垝垝字他無所見惟見於此子雲多識古文
信矣許叔重失收此字學者遂不知雉爲段字陸佃埤
雅曰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
丈望文生訓實非古義

十百千皆有本字而萬獨無本字玉篇方部有万字云俗萬字十千也然隸續載建平五年郫縣碑云賈二万五千則漢世固有万字也水經汝水篇注云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據此則楚之方城本作萬城其或作方者正以古萬字作方形似故也然則万爲古字無疑矣說文云千十百也從十從人愚謂千與万皆從一從人人持一爲千人戴一爲万






說文有從片得聲之字而無片篆張參五經文字片部曰片音牆元度九經字樣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炊篆

文市析之兩向左爲月音牆右爲片李陽冰亦云木字
右旁爲片左爲月音牆然許君鼎篆說解云象析木以
炊也是以𠂔爲象形形則非字分之爲片月二字非許
意也嚴鐵橋謂月卽𠂔之省然凡從月得聲者皆隸陽
唐部與𠂔聲絕遠玉篇𠂔女尼切又音牀廣韻十陽二
十一麥竝收𠂔字夫二部本不相通何以一𠂔字而兼
二音疑并月𠂔二字而一之故旣隸陽部又隸麥部此
是誤合未足據也竊謂月雖不知何字而唐人舊讀皆
作牆則斑斑可考此字蓋卽牆之古文象形字也毛詩
縣篇縮版以載箋云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正

義曰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
尸字正象縮版以載之形故爲牆古文

說文無藏字愚謂藏卽葬之或體也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故葬從艸而藏從艸從艸猶從艸也臧其聲也禮
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以藏釋葬實則一字此例古固
有之毛傳曰簡蘭也蘭蘭亦一字也說文葬篆說解云
臧也臧字無義當作藏字用檀弓說也藏字之義爲藏
蓄義所專相沿旣久經傳無作葬埋義用者惟列子楊
朱篇述端木叔事云及其死也無壙埋之資一國之人
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古字古義一字千金矣

藏爲葬字則藏蓄字當爲何字曰其字當作贓從貝藏聲玉篇貝部贓藏也是其字也贓字雖說文所無愚嘗讀墨子節葬下篇曰計厚葬爲多埋贓之財者也則古固有贓字玉篇所收足補許書之缺乃今本墨字贓誤作賦而古字不見矣辨見諸子平議

易卦坎爲水離爲火水字篆作橫看卽坎卦說文曰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亦坎義也乃火字篆作與離卦不合愚謂此殆篆者過求整齊轉失製字之意火字當作其旁之卽離卦上下兩陽也其中之卽離卦中爻之陰也字形與卦象本無不合作者將其

中畫之參差者引而齊之乃成火字其後變篆爲隸又將其旁變爲兩點彌失其真矣

廣雅載視也或問哉是何字曰卽尙書在璿璣玉衡之在也漢人書在字或作哉州輔碑哉貴不濡是也在本從才聲哉則變從戔聲此作哉者又變從土爲從目以合於在察之義也殆漢魏閒俗書歟或載本古字因經典皆畧在爲之而本字獨存於廣雅歟

廣雅威健也字書無威字周易咸亨利貞取女吉疑威卽咸卦之咸以其取女吉故變從女漢時俗書也禰卦傳曰咸速也故有健義且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恆是

咸卦本配乾卦乾爲健咸亦爲健殆古易說乎

廣雅噉啖並訓笑按噉者嗟噉啖者於乎與笑義絕遠而得訓笑者說文欠部歎吟也段氏玉裁據文選盧諶覽古詩注補其亦曰謂情有所說吟歎而歌詠且爲之說其義曰古歎與嘆別歎與喜樂爲類嘆與怒哀爲類如樂記云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又云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論語喟然歎曰皆是歎字檀弓曰戚斯嘆詩云而無永嘆愜我寤嘆皆是嘆字以段氏說推之噉也啖也蓋皆歎而非嘆也尙書堯典篇僉曰於鯀哉管子小稱篇嗟噉

乎聖人之言長乎哉並是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之詞
然歎嘆不分由來已久古書所用亦未必不混於所施
詩雲漢篇王曰於乎與僉曰於異矣說苑貴德篇嗟嗟
乎我窮必矣與嗟嗟乎聖人之言又異矣而廣雅嗟嗟
並訓笑則尙與古義合立表而出之嗟卽於字因訓笑
故從口耳

玉篇一部所收字與說文同但天下沾无无古文耳部
未乃有入字注竹瓦切而不說其義必後人附益非顧
氏之舊也入卽寡之俗字一人爲寡正如龍龕手鑑所
載丕爲多丕爲矮丕爲棄丕爲暗之類俗書鄙俚大率

然矣

玉篇之末附分豪字樣二百四十八字其中多鄙陋不經如台我之台三台之台本是一字乃分台台二字云上湯來反星也下羊支反我也臧否之否否泰之否亦是一字乃分否禿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鄙反屯禿又如咀含字作咀詛祝字作詛二字有從口從言之別而從且得聲則同乃列咀咀二字云上茲冶反罵也下慈呂反咀嚼以兩字謂皆從口猶屬可通謂一從且而一從且不知且是何字徧考經傳並無台禿咀諸字抑何鄙陋乃爾顧野王當不至此也

說文無塔字梵音初入中國譯者蓋卽以鞞字爲之一切經音義卷五出佛塔二字云經文從革作鞞是其證也又曰或云塔婆或作得婆是塔之音轉而爲得矣卷十又出偷婆二字曰經中或作兜婆或云塔婆或言藪斗波是塔之音又轉而爲偷爲兜或引而長之爲藪斗矣梵音無定不獨其字不必定作塔并其音亦不必定如塔也偶讀阮文達塔性說因記之

說文無樾字淮南子人閒篇武王陰暘人於樾下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則漢世固有樾字矣而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本大

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則越字又不從木同一淮南而有作越作越之殊嘗謂此是高許二注之別許書無越字則許慎所注淮南必作越而作越者高誘本也余之生也先大夫初名之曰森字之曰立甫後更命之曰越字之曰蔭甫及中歲治經或謂越字說文所無宜易之余謂已孤不更名名字受之先人不可易也或又謂宜去木旁作越然自先高祖以來皆以五行徧旁命名去木作越失其序矣是亦未爲可也嘗爲解嘲語曰漢諸葛孔明名亮而說文無亮字唐韓退之名愈而說文無愈字夫如孔明者可謂名臣矣如退之者可謂大

儒矣皆以說文所無之字爲名然則名何必說文所有乎且許叔重者親著說文者也於邑部出鄒篆謂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則固許君之所自出然許君自序曰呂叔作藩俾侯於許不作鄒也李陽冰以篆書顯於唐代豈不知冰凍字當作仂而冰乃凝字乎然其自署皆作陽冰不作陽仂或謂李少溫之名自是凝字不知陽冰乃以字行者其兄字堅冰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堅冰例之則陽冰非陽凝審矣蓋君子雖好古亦貴從時名字氏族之行於當代者不必盡泥於古文也

石鼓有迪字卽堂塗謂陳之本字也小雅何人斯篇胡
逝我陳毛傳曰陳堂塗也爾雅釋宮堂塗謂之陳竝當
作此迪字潘迪音訓曰迪鄭氏云今作徇是謂迪卽徇
之古文殆非也說文陳從自從木申聲古文作𡗗愚謂
古𡗗迪二字聲同義異𡗗者宛丘也故從自迪者堂塗
也故從辵經傳皆以陳字爲之而迪廢矣第四鼓言迪
禽第九鼓言馬旣迪竝陳列之義其字本當作𡗗凡作
陳者𡗗字也此作迪者亦𡗗字也說文失收迪字非石
鼓文則迪字竟不可見而堂塗之陳遂無本字矣是宜
表出之以存古文也

有人用銷金鍋事問說文無鍋字宜何從或曰宜用鬲部之鬲字愚按說文秦名土鬲曰鬲從鬲𠂔聲讀若過與今鍋字聲固相近矣然云土鬲則非鍋也今之鍋其卽古之盂乎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鷄父丁盂子丁父甲盂宄盂冊父考盂說文盂字在皿部云調味也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是今本奪器字調味之器非鍋而何盂從禾聲與鍋亦聲近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注引琴操曰昭王得琚氏璧琚古和字盂之變爲鍋正猶和之變爲琚矣

漢人注經止爲譬況以正音讀魏孫炎始作翻音而梁

沈約遂立紐字之圖蓋反切布滿經傳學者苦其難了
不得不有以統攝之此紐弄之所由興而卽爲字母之
權輿其實反切之法止是雙聲疊韵雙聲爲主疊韵輔
之理本淺而易見初無艱深難曉之事亦無神妙難傳
之學如東字德紅反德東卽雙聲也然德都亦雙聲德
登亦雙聲德當亦雙聲德篤亦雙聲止一德字無以定
其爲東字於是加一疊韵之紅字而其爲東字無疑矣
公字古紅反古公卽雙聲也然古該亦雙聲古岡亦雙
聲古怪亦雙聲古骨亦雙聲無以定其爲公字於是加
一疊韵之紅字而其爲公字無疑矣籠字盧紅反盧籠

卽雙聲也然盧留亦雙聲盧郎亦雙聲盧黎亦雙聲盧落亦雙聲無以定其爲龍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龍字無疑矣蔥字倉紅反倉蔥卽雙聲也然倉龔亦雙聲倉青亦雙聲倉妻亦雙聲倉促亦雙聲無以定其爲蔥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蔥字無疑矣如此之類略舉見例可以類推善乎錢竹汀先生之言曰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乃後人不知雙聲專言字母忘其天籟託之梵音淺見之徒詫爲絕學抑何悠謬之甚乎

未有六經先有六書然則讀經者可不知六書乎六書

中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於經義或尙無關惟段借之不明則爲經義一大蔽鄭康成箋詩注禮皆有讀爲讀曰之文於是段借之例大顯有功經學不淺而後儒乃以好改經字病之夫經字無可改讀將六書遂無段借乎今以人人共知者言之論語不亦說乎其字當作悅而經則作說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說讀爲悅乎齊必變食其字當作齋而經則作齊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齊讀爲齋乎使謂不亦說乎是言說之說齊必變食是齊魯之齊則雖三家村夫子知其不然而與言讀爲讀曰之例則雖老師宿儒搖頭而不信蓋知二五而不

知十大率然矣

古文段借字布滿經傳約舉其類蓋有三科一曰文省如周禮故書泣作立納作內是也一曰文增如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成象之爲乾蜀才本作盛象是也一曰文異如儀禮聘禮注古文楊皆作賜大射禮注古文獲皆作護此變其形也詩河水浼浼韓詩作湜湜周原膺膺韓詩作牒牒此變其聲也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艷易服牛乘馬說文作牯牛此形聲俱變也總此三科分爲五類段借之例亦略備矣至若明堂位篇資禮樂之資或爲飲周官鬯人用蜃之蜃或爲謨此則直

是別本異文無關段借愚嘗欲法毛公說詩不破字卽以訓詁明段借刺取經傳中段借之文作聲雅一書因循未果今卽以周易音義所載各本異同及經師音讀之異準前所陳三科五類爲聲雅五篇聊以示例或好事者踵而成之博采諸書爲之疏證未始於小學無裨也

文省篇

苒嫻也鹿麓也咨諮也取娶也位泣也龍寵也禽擒也血恤也亢荒也庸墉也折哲也薦薦也官館也止趾也右佑也差嗟也備憊也守狩也其箕也母拇也尼柅也

取聚也弇拚也雍甕也息熄也食蝕也菩蒔也疾嫉也
烝蒸也專搏也先洗也其期也奇倚也柔輮也喜喜嘻
嘻也余余徐徐也

文增篇

覆復也疑疑也機幾也蓄蓄也苞包也輿車也斡拑介
也嘲朋也嘖顰頻也拂弗也溺弱也薨麗也噉戚也道
首也場易也似以也曠夷也祀已也苞庖胞包也握屋
也藁藁也豐豐也遜豚也廁靡也盛成也效爻也埤卑
也仁人也佃田也櫟楫也阪反也廣黃也極亟也開寺
也殘殘戔戔也趙趙趺跂次且也庖犧包羲也

文異篇上

繆謬也輝揮也殺弑也謙嫌嫌也構媼也資諮也蜜堅
也掇掇也槃擎也錫賜也驅馭也孿戀也詳祥也塏湟
隍也哲逝哲也噤謙也福富也紆汙盱盱也擗簪也麋
薦也蹢蹢也飲坎也荐滄也檢險也沈枕也坻祇也經
啞耄也踣捫也誦輔也俠頰也媵媵也震振也碩鼈也
黥剗也時待也澂徵也怪室也浴欲也顓適也徧徧也
權顧也抵牴也睦陸也坻坻也渥握也艱剗也凝擬也
渥剗也噫億也臍躋也資贖也旆芾沛也昧沫也際際
也翔祥也戕藏也縻縻縻靡也措厝錯也髴茀也茹絮

柳也磨摩也蕩盪也違圍也禮體也嘖嘖也儀議也悔
誨也功貢也誇劄也揆剡也綺倚也眇妙也嘆嘆也琅
莧也駟的也橋矯也揉輶也倫輪也癘稿也治怡怠也
經綸謂之經論磐桓謂之槃桓氤氲謂之細縕翩翩謂
之篇篇又謂之偏偏嗃嗃謂之癘癘嘻嘻謂之嬉嬉徐
徐謂之茶茶

文異篇中

輻輳也遂遁遯也埒坎也池沚沚也肥腴也慍慍也拊
拯也頽頽也莞莧也得德也掩拚也劓刖也閱闕也黠
黔也躑躅蹢躅蹢躅也

文異篇下

聚造也履禮也變辨也苞彪也啞蹟也褫挖也裁財也
偉曹彙也旁庭彭也遼哲也桴培哀也撫宣也殷隱也
猶由也貸臧宗哉簪也冥鳴也明命也槃幡也簠膚也
褊敺祗也揣朶也莢梯也臻洊也誘牖也斃憊也縲纍
累藪羸也齊晉也睇夷也挈幫契觭掣也壺弧也決譎
也宅圻也軌簋也澄徵也憤室也以己也趣次也拏牽
也邁妬也櫛鏞梔也儲除也躍禰也黜晚也收贅也斐
蔚也乘孕也孀須也既幾也稷戾也均鈞旬也室闕也
齊資也夷弟也媵蒸也紱弗也繁褫也犯範也置德也

叢九之五

末

野治也冊蹟也退妥蹟也保寶也粥餽也龍驄也朱髯也眾終也號號謂之慙慙逐逐謂之攸攸又謂之悠悠又謂之悠悠嗃嗃謂之確確

湖樓筆談五

湖樓筆談六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離騷者屈原所作之篇名而後人題之曰離騷經過秦者賈誼書中第一篇之名而後人題之曰過秦論皆失作者本意

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一篇總謂之離騷實則賦體也班孟堅幽通賦張平子思元賦皆倣此而作斑賦首云系高頊之元胃兮正與離騷發端同猶可見其摹擬之迹是故離騷之後有幽通思元正猶答客難之後有解嘲答賓戲也昭明不達斯旨妄

標騷體然則幽通賦可謂之通思元賦可謂之元乎乃
至九歌九辯招魂招隱不分體例盡被騷名古人之所
不料矣

文選一書詞賦家奉爲準繩乃其體例實多可議如賦
詩宜以時代爲次多爲標目反或拘牽且特立耕籍之
目而所錄止潘安仁籍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
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然則耕籍卽潘賦之正名論文
乃陸賦之本意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
賦謂之物色義旣不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斯亦義
例之未安者乎

文選封禪書率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與史記所載同然徐廣曰循省近世之遺迹聽察遠古之風聲則下句當從漢書作聽述者風聲于義方明而與上句率邇者踵武文亦一律傳寫倒之所宜訂正

西都賦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後漢書班固本傳無此八字然李善注略不及此二句之義至下文商洛緣其隈始云隈水曲也於回切則知李善本亦無此二句不然隈字已見前何不注於前而反注於後乎又云於是後宮乘輅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數句中獨旗字不入韻疑旒字之誤注引上

林賦乘法駕建華旗正文旗字卽涉注文而誤然本傳亦然無可訂正矣

流水之爲物以起伏見奇文士之筆端以抑揚入妙雖聖賢作述亦必由之是故富而可求也爲如不可求蓄勢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爲如欲平治天下發端口角翕闕誦之如生矣然或失之已甚則亦以文害詞賈子治安策引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語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者哉夫管子非愚人誰不知之雖云翻空易奇未免意圓語滯東坡上神宗書引論語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而曰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藍本
長沙抑又甚矣

韓昌黎集感二鳥賦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荒永朱
文公考異云羌乃發語詞施之句內似未安愚謂此乃
篆字之誤篆永同義詩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篆矣
古人用字不避重複周易以輔相並稱相亦輔也大雅
以昭明並言昭亦明也韓賦篆永並言篆亦永耳篆羌
形似因而致誤國語吳語曰今吾道路悠遠篆永之文
正猶悠遠二字同義古人不嫌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

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
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
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
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百
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此段文
勢昌黎曾襲用之其答崔立之書云僕雖不賢亦且潛
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
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
鉤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
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几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而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與曹書語意絕相似末二語曹云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韓云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一顛到閒而筆意更健可悟脫胎之法矣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子柳子厚著非國語而其文多學國語蓋其平日致力也深故能窺其罅漏而詆譏之然亦可謂蟲生木中還食其木矣

老蘇辨姦論或謂是坡公所作此固不然老蘇學識自

在二子之上當荆公未進用時天下想望風采老蘇獨著論力詆之真不媿見微知著之學其後東坡與程正叔同朝惡其不近人情力言其姦邪此正用老蘇料荆公故智乃老蘇於荆公則受知言之名東坡於伊川則負失人之咎益歎老蘇高見非坡公所及也

東坡上梅直講書謂周公之富貴不如孔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此段議論絕高蓋以天下賢才自命也其意以爲梅公門下有子瞻一人雖不達亦足以豪矣

此意未可明言故借周孔爲喻其末段自敘云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雖自言而實爲梅公言夫有大賢焉而爲其徒誠足樂矣有大賢焉而爲其師其樂更當何如宋云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此正其點晴處蓋梅公當時必有歎老嗟卑之意故以此寬假之迄今梅宛陵之名雖自足不朽要之得坡公而名益重此書云云眞言大而非夸也

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謂光武得聖人之時先生得聖人之清然聖人之時豈光武之謂哉篇中以光武及先生對舉其後云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則語意反注重光武矣當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豈能成光武之大哉庶於賓主之間無到置之患蓋雖古人佳篇不能無疵累亦足見行文之難矣

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以甲辛二字易東西二字顧亭林等之吳人之呼庚癸愚按班固幽通賦伯祖歸於龍

虎蓋謂晉文公出亡歲在卯返國歲在酉耳乃以卯主東方爲龍酉主西方爲虎此視樊宗師以東西爲甲辛更繚以曲矣特作賦與作記體例不同故樊記有詭異之譏而珥賦無艱深之誚文體固各有常也

史記淮陰侯傳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漢書作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此孟堅有意見奇轉不如史記原文矣宋子京修唐書竊用其語舊書太宗長孫后傳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新書易之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子京固好摹古然亦可見其史漢之熟顧亭林譏

之曰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便不知語出漢書矣古人
之文固未可輕議也

西都賦極言西都之盛序所謂極衆人之所眩曜也篇
末乃云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
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使讀者有悠然不盡之思而
西都之盛愈見子虛賦極言雲夢之饒富篇首乃言楚
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
者耳亦是此法孟子將言爵祿之制而曰嘗聞其略將
言諸侯喪禮而曰吾未之學也文字抑揚自昔然矣
凡光景自隙中注射若其小如豆者則無論隙之或方

或圓或三角或八角而其光皆圓滿如珠至方寸以上則光各如其隙不能皆圓矣此理絕不可解沈休文詠月詩云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每歎其體物之工妙然月光如此日光亦如此凡光皆然未見其爲詠月也此二句體物雖工意境或猶滯乎

謝靈運還舊園作云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此二語極煅鍊兩如直用史魚事三避賢用孫叔敖三去相事蓋以避賢當去相二字也李善注乃云心愜三避之賢又云三避三黜也失其旨矣

四聲之說古人所不拘潘安二河陽縣作云豈敢陋微

官但恐忝所荷陸士衡從軍行云飛鋒無絕影鳴鏑自
相和此荷字和字依今人並當讀仄聲而皆入歌麻韻
又如一漲字也江文通望荆山詩雲霞肅川漲則作平
聲丘希範旦發漁浦潭詩析析寒沙漲則作仄聲今人
屑屑分別殊爲多事矣

范彥龍贈張徐州詩可稱妙絕而云恨不具雞黍得與
故人揮揮字終不免趁韻注引易注揮散也於義豈可
通乎潘安仁河陽縣詩亦是名作而云引領望京室南
路在伐柯伐柯二字亦無理注引詩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然則凡不遠者皆爲伐柯庾辭隱語豈詩乎

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此句亦有語病髮可言短頭不可言短雖出老杜要是語句之小疵讀者不可不知也

李太白詩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王昌齡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此兩詩體格不倫而意實相準夫閨中少婦本不知愁方且凝妝而上翠樓乃忽見陌頭楊柳色則悔教夫婿覓封侯矣此以見春色之感人者深也牀前明月光初以爲地上之霜耳乃舉頭而見明月則低頭而思故鄉矣此以見月色之

感人者深也蓋欲言其感人之深而但言如何相感則雖深仍淺矣以無情言情則情出從無意寫意則意直知此者可以言詩乎

王維終南別業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此詩極有意味真所謂一篇如一句者讀者或未之見及也蓋詩中往還字乃一詩之關鍵其興來獨往也有無窮之勝事人不能知而自知之行到水窮坐看雲起勝事之在其中者不可勝寫矣使不逢鄰叟則亦興盡而還耳乃偶與叟遇遂談笑而忘還人讀

至此以爲尋常結句不知還字與往字正相應也苟不爲拈出負作者苦心矣

李義山韓碑詩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清廟生民兩詩並非一律清廟是周頌首篇或舉大雅首篇文王以配之猶有可言乃舍文王而舉生民不知何意或亦隨筆湊合乎竊謂堯典舜典與清廟生民詞句本不相儷儻易之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周頌商頌詩豈不較勝惜不能起古人而共質之

溫李之詩妍麗可喜然求工字句閒不能無病如溫飛卿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

帳丁年語旣工而詞意亦自渾成斯誠名句也李義山
隋宮詩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天
涯工則工矣然詩意本謂天命歸於眞主而乃云玉璽
歸於日角日角二字遂可以代眞主乎果爾則漢高祖
有七十二黑子漢人稱高祖直謂之黑子可矣詞章之
士不求文義之安往往有此駁竇王文云類同心異者
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求
龍魚工對遂呼孔子爲龍蹲按春秋演孔圖云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然則以牽牛目孔子其亦可乎日角
之稱猶此類矣

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錄康熙閒歙人汪立名刻香山詩集深以此語爲不然云試舉公晚年長律其根柢之博立格鍊句之妙果百老嫗所能解否余謂汪說是矣然老嫗解詩正不足爲白公病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而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患公力矯此弊故他人所百思不到者無不脫口而出如偶吟云老自退閒非世棄貧蒙強健是天憐高曠極矣哭崔兒云誰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沈痛極矣然此等句老嫗安必不能解乎公當吟髭拈斷之

時偶就老嫗一決或亦事所嘗有若其不解必深入而猶未顯出宜更改易此正可見其千辟萬灌之功伐毛洗髓之力非率爾而作也余於太傅詩百讀不厭在詣經精舍曾以書白集後命題有肄業生陸雅南詩云苦心百鍊總無痕得香山三昧矣

白太傅以長恨歌得名余謂太傅晚年實有奇奇妙妙之作若長恨一篇乃其少作雖至今膾炙人口非其至者也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由此路孤燈挑盡未成眠不合帝王家氣象皆爲後人指摘非止上窮碧落下黃泉有目連之謂矣然讀至結句則不能不服其

筆力之高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尙是
太眞所述七夕私語之詞使後人捉筆爲之則此下必
敘方士復命上皇感悼然後再作詠歎之語收束全篇
乃白公只作二句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
期以後不更著一字而已將全篇收束讀者但覺含豪
邈然初無鼓衰氣竭之病此是何等筆力雖老杜猶恐
未辦此也

日知錄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一條誠哉是言也香山
集中多長篇重韻更所不避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
遊春詩押二行字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

押二槃字蓋不一而足矣昌黎集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云五鼎調勻藥又云仍祈卻老藥後人謂勻藥之藥音
略與下藥字音義不同無嫌重押愚按漢書相如傳勻
藥之和具師古注曰勻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
惡氣故合之蘭桂五味以助諸食讀賦之士不得其意
妄爲音訓以誤後學據此則勻藥之藥仍當讀如本字
與下藥字初無異讀也蘇詩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
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反失
之泥矣

東坡梨花詩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帳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此詩妙絕而明郎仁寶以爲既云淡白又云一株雪恐重言相犯欲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漫此真強作解事者首句梨花淡白卽本題也次句花滿城正承梨花淡白而言若易首句爲桃花爛漫則花滿城當屬桃花與惆悵東欄一株雪了不相屬且是詠桃花非復詠梨花矣此等議論大是笑柄又引雍陶鷺鷥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而欲互易其行立兩字愚謂立而人已先見行而魚猶未知正其措詞之妙若互易其行立二字則意反淺矣卽此論亦殊點金成鐵也

有卽古人成句易一二字而遂爲已有者如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易疎暗二字遂成詠梅名句是也有截去其二字而爲已有者如王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截去漠漠陰陰四字變七言爲五言是也有移易其上下句而爲已有者如坡詩才大本難用論高常近迂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卽用此二語以下句作上句是也若斯之類咸所未喻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何必蹈襲前人乎

東坡集有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

秋月翁鵬溪先生石洲詩話謂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易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若填詞然余細按之翁說誠然矣惟取四詩逐字排比之他字無小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蘇贈張繼愿用獻字答李公擇用行字中秋月用銀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詞家每每以入聲字作平聲用右丞用客字正是入聲或客字宜讀作平也蓋此調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讀仄聲便不合律東

坡答李公擇及中秋月兩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證也
惟贈張繼愿用戲字則是去聲於律失諧或坡公於此
小疎又玉篇戲字有忻義虛奇二切此字借作平聲讀
或亦無害也今錄四詩於後精於音律者審之渭城朝
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
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暮雲收
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
年何處看

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此謂初三之月也按康誥惟三月載生魄釋文引馬云
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
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霽聲周書曰
哉生霸是魄乃霸之段字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
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鄉飲酒
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不
合矣僞孔傳日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此非古義乃溫
公解楊子法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
從宋咸說謂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魄當作朏此不知

古義而惑於偽孔傳之說也坡詩以初三夜爲江月初
生魄不爲偽傳所誤其見高於溫公矣

湖樓筆談六

湖樓筆談七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遁甲開山圖云古有大禹女嫫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逃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原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據此則古有兩大禹矣荒誕之說固不足據然堯典正義引謚法曰淵源流通曰禹則禹之爲禹本以治水得名或古善治水者皆曰禹猶古善射者皆曰羿乎湯居亳

而六國時又有亳王湯呂望封齊是稱太公田和篡齊亦稱太公古名號之相襲者多矣無以斷其必無也但以爲一人化生則近乎佛家轉世之說耳

列仙傳務光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拾遺記傳說質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並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夫務光成湯時人而以爲武丁時復見傳說武丁時人而以爲成湯聘之二事適相對記載失真茲爲尤矣

宋玉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配合蓋言其晚

遇也然高誘注淮南說林篇云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
自七十至九十止二十年耳九十顯榮猶爲早達矣紫
微斗數稱太公望壽一百六十此固不足據然太公必
享大年可知故其七十讀書正其勝衣就傅之年其九
十顯榮乃其弱冠登朝之日也漢郎顗稱顏回十八天
下歸仁然列子稱顏淵壽十八則天下歸仁之日亦其
頭童齒豁之年矣是故蚤成不足喜晚遇不足悲辟草
木之榮枯亦各以其時而已惟論衡稱召公年百八十
而說苑建本篇又稱周召公年十九而冠則可以爲方
伯諸侯是召公早慧而又大年古賢臣所尠見其得天

獨厚者歟

晏子襍篇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且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按泯子午之書盛爲晏子所稱而其書不傳其名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古來著書之士如此者當不獨一泯子午矣可勝大息又按管子四稱篇載桓公問管子管子每對必云夷吾聞之於徐伯曰徐伯亦不知何人其管子之師乎今其言雖幸託管子之書以傳然世之知有徐伯者尠矣傳不傳豈非命歟

管子內業篇桓公使管子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管子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
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此婢知詩更在鄭家詩
婢之前矣晏子諫下篇曰嬰有一妾能書管仲晏子一
以君霸一以君顯乃其家一婢一妾亦非常人管婢知
詩晏妾能書亦論古者一佳話也今晏子書一妾誤作
一妾遂使風流勝事爲之淹沒余著諸子平議始訂正
之

湯祝網而漢南四十國歸之然四十國不知何國也公
劉遷幽而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然十八國亦不知何
國也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然五十國亦不知何國也

徐偃王行仁義而江淮閒服之者三十六國然三十六國亦不知何國也推之塗山之會萬國孟津之會八百國更無從稽考矣封禪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記者正十有二信博聞強識之難矣

嘗讀孟子至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樂正裘牧仲幸而爲孟子所記憶從此姓名千古矣其三人者不幸而不爲孟子所記憶則遂湮沒無聞矣在孟子當日不過一沈吟閒而傳與不傳卽繫乎此人知富貴窮賤有命存焉而不知身後之名亦自由命不然彼五人者何以有

傳有不傳哉

列子楊朱篇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按列子雖多厲言然端木叔必實有其人大都輕財好施與以貧其家亦豪傑之士也據云德過其祖知其爲子貢之孫但不知其爲孫與爲曾公與詩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云子貢之世蓋古語然也子貢以

貨殖起家至端木叔乃一舉而空之聚必有散成必有
毀亦理數之常歟故無而能有者子貢也有而能無者
端木叔也無而能有易有而能無難

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與孟子同時也
乃二子之書無一語相及是孟子當日不知有莊子莊
子當日不知有孟子也千載而後二子名滿天壤在當
日則亦東家邱耳安必其相知哉雖然使二子而相遇
則見於孟子書者必莊生理屈見於莊子書者必孟叟
詞窮從此是非纔起矣吾故以孟莊之無言而笑朱陸
之多事也

左傳所載有文在手者三人所習知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閭姓出自姬姓昭王少子生而手文曰閭康王封於閭城又云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何周人有文在手者之多乎殆因唐叔虞事子孫各尊其祖競爲美談以自誇異遂成一轍矣

王子淵洞簫賦夔妃泮法李善注曰妃未詳也愚按左傳云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然則夔之妃卽元妻也而云夔妃泮法豈夔之典樂妻亦贊助之歟漢時古

書猶在必有所據意有仍氏之女非止容貌之美其材藝亦有過人者也夫周姥不能談詩而夔妃乃能作樂唐虞之盛五臣而外有婦人焉斯亦奇矣漢書古今人表列后夔於上中列元妻於下上蓋因厥子而累及其母或未允乎

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詆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

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按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見於墨子而其事本末不詳獨見於此末句弓矢字乃弣字之誤墨子所云伏弣而

死是也杜伯之事儒者疑之然所引周春秋必周史所紀載墨子實親見之且至秦漢閒雍管尙有杜主之祠爲小鬼之最神者豈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乎杜恆之死自是冤獄而其禍起於女鳩婦女之階厲自昔然矣列女傳齊威王卽位九年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按北郭先生不知其名說苑成侯卿對威王曰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北郭先生其卽刁勃子歟

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之事存乎史氏紀載者半存乎委巷傳聞者亦半學士大夫之所知史氏紀載之事也愚夫愚婦之所知委巷傳聞之事也然學士大夫少而愚夫愚婦多則史氏之紀載不敵委巷之傳聞矣是故元霸爲唐高祖子史固有之然不壽早死無所表見而至今傳其神勇比擬關張唐薛仁貴宋楊業皆一代名將史固有之然其後裔亦無聞焉而至今稱道其家風以爲美談沿習既久雖士夫亦誤信之趙雲菰廬北集有關索嶺詩云未必傳聞盡僞史策眞亦善於解嘲矣乃如漢書律厯志所載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

周聞夫殷周之閒事蹟具在烏有驪山女爲天子之事
當日陳之朝廷傳之史策何歟是知不經之說自古有
之好奇輕信亦所不免後世負鼓盲翁登場優孟附會
古人張皇幽渺復何尤焉

又按驪山女者戎胥軒之妻中滴之母也史記秦本紀
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
滴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顓頊
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
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中衍之後遂
世有功以佐殷國其元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

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者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稱之曰我先酈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酈山酈山女蓋申侯娶於酈山所生之女以母名子古有此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駸聲姬杜注曰顏駸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此以母名女之例也申姜姓之國然則驪山女姜姓也驪山女爲戎胥軒妻適當商周之間與張壽王所言正合其後自蜚廉至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至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秦至始皇而有天下然則驪山女之遺祚孔長矣傳至後

世并有爲天子之說度其在當時必有非常材藪爲列國所稱道者也神仙感遇傳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母指授祕要撰爲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乾元二年表上之驪山老母其卽驪山女乎至今流俗相傳猶有此名余爲詳考之如此使有好事如楊升庵者爲驪山女外傳當必古艷可觀也

昔堯之禪舜也先以二女女之及舜禪禹未聞有此事然戰國魏策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此帝女何人意者舜亦以女女禹如堯故事乎夫舜起側

陋無所表見二女嬪虞觀厥型也若禹則治水成功聲
教訖於四海詢謀僉同復奚試焉乃亦循二女女之之
例何歟使劉知幾得此事益滋疑竇矣漢魏之際釐降
二女以嬪於魏率由舊章不亦古乎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
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傅子曰禹十二
爲司空之數子者雖云早慧豈其然乎太子晉事見周
書其年已十五矣古人文字喜爲已甚之辭稱其早慧
則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語其晚成則曰曾子七十乃
學名聞天下王充有語增之篇非無見矣

范曄曰呂望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
墨子乃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
土服則以呂望事爲閔天泰顛事矣論語曰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易林乃曰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則以箕子
事爲微子事矣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馮衍顯志賦
乃曰臯陶釣於雷澤兮則以舜事爲臯陶事矣尸子曰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鄒陽上吳王書乃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則以孔子事爲曾子事矣鬼谷子午合
篇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尙三入殷朝
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呂尙事於書傳無見蓋因伊

尹而類及呂望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墨翟事於書傳無見蓋因孔子而類及墨翟且因周公而類及文王也古人之文其猶九方皋之相馬乎得其意而牝牡驪黃有所不計至後世文字日密而體格日卑矣

周之尹氏詠於詩書於春秋至東遷之後詩人歌詠彼都猶稱尹吉可謂盛矣困學紀聞引錄異傳所載尹氏一事余讀列子周穆王篇又得一事輒并錄之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

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
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
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
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
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
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
事疾並少閒列子雖多厲言要亦因尹氏當日聲勢赫
然故從而附會之前一事可爲世家巨族法後一事可
爲世家巨族戒

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文子爲通元真人庚桑子爲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隨號稱爲真經事見舊唐書禮儀志今石刻尙在蓋屋縣樓李肇國史補云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然則唐時固以此四子書列學官矣自宋以來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列學官亦稱四子書是以儒家之言襲彼元門之號且孔子之聖非思孟之僞而大學一書亦未定爲曾子之作四子之名不無可議乎

奇肱氏獻飛車周公破之不以示中國聖人之意不欲

以機巧教天下也指南車亦周公所制以送荒外之來
朝者多材多藝之聖人其智巧豈出公輪偃師之下乃
制度秘而不傳工師無聞焉蓋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
以行水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能如是是亦足
矣然奇智異巧中國亦往往有之晉書宣帝紀乘追鋒
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斯亦神速之至乎舊
唐書李臯傳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
則舟以輪運亦昔人所有矣推陳出新無所不有若拾
遺記所載宛渠之民乘螺舟沈行海底者在他日或竟
有之亦不可知也

陰疑於陽必戰誠哉是言乎是故有孔子則有少正卯
矣有子產則有鄧析矣桓譚新論曰少正卯在魯與孔
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然則少正卯
者疑於孔子者也呂氏春秋曰鄭國多相縣書者子產
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
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然則鄧析者疑於子產者也孔子
不殺少正卯不能治魯然非孔子不能殺少正卯子產
不殺鄧析不能治鄭然非子產不能殺鄧析夫元黃交
戰兩敗而俱傷者豈少也哉

東坡安期生詩引云安期生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

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
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
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
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以上並東坡之說余謂古出世
之士其始皆有意以用世者也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
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授以丹訣遂不復之京師後人
題飛吟亭云金丹一粒誤先生然則洞賓亦安期生歟
唐陳陶詩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又云
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其自負亦不淺矣
乃讀南唐書云陶遜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

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嫗貨藥於市歌曰籃采禾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然則俗傳八仙中之藍采和卽陳陶也以皇家結網之疏而麟鳳化爲麋鹿亦足悲矣至陳圖南事則更可怪聞見前錄云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題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然則先生之志視前數公更遠矣又稱其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

華山爲道士是先生之入華山而仙猶虬髯公之至扶餘國而王皆無聊之極思不得已之變計也後人乃津津樂道之曰仙乎仙乎不知仙者乃千古傷心人別有懷抱也羅隱始名橫士上不中第乃改名隱方其爲羅橫也是一人也及其爲羅隱也又一人也前後兩人若是者多矣

伍員事在國語皆稱申胥韋昭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齊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然則申胥與申包胥兩名相混矣余舊厲仁和之臨平鎮有申包胥廟不知其立廟之由

今乃知卽伍子胥廟也其地近錢唐江入海處世傳伍子胥爲潮神是宐有廟云申胥廟者從國語所稱也俗士止讀左傳不讀國語因誤以爲申包胥矣今有申包胥廟又有伍子胥廟蓋不知申廟卽伍廟而重立也兵燹後久不至臨平矣偶筆於此告居其地者

公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善之臧孫之妾織蒲孔子非之事固有因人而異者乎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滷韭生韭襍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陳畱侯李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多儉悛惡

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品人問其故曰二九一十八問者大笑此二事極相類然一見其清貧一見其鄙恡矣是故祭遵以布被見重而公孫宏以布被蒙譏王良之妻以布裙表其儉而王莽之妻以布蔽膝著其詐

齊書稱周顒何胤並精信佛法而周妻何肉各有其累此拘墟之談也按淨諸業障經云無垢光比丘遇婬女呪術因其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汝有心邪曰我無心也佛云汝旣無心云何言犯又未曾有經曰祇陀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

言汝飲酒時有何惡邪答曰國中豪族時時相率齋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佛言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以此言之周何二公自不精進妻肉兩端何累之有是故齊桓公負婦人而朝不害爲霸鄭簡公抱鐘而朝不失爲治

天堂地獄在佛家初無是言乃其後展轉增加之語也何以言之四十二章經其初入中國之書也有云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夫使佛教本有天堂地獄之說則言天堂必言地獄乃以地上與天堂相儷則地獄之說爾時無有矣卽天

堂二字應別有說古書多段借天堂者天上也上尙古
字通在彼教書亦有之如和上之爲和尙是也此經疑
本作天尙天尙之與地上文雖異而義則同秦漢閒書
若此者衆後人不達尙字之義加土作堂旣設天堂之
號遂立地獄之名劍葉刀山流爲圖繪矣

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國碑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又
云七日一薦洗心反素論者謂卽今天主教固已惟景
教之義未詳愚謂景教者丙教也唐人諱丙故以景代
丙丙教者火教也據冊府元龜所載天寶四載之詔知
景教初入中國謂之波斯經教所建寺名波斯寺主溥

唐會要云波斯國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然則天主卽諸胡所事火祆也丙者火位故謂之丙教後又避諱改作景教而其義乃不著矣碑文云景宿告祥景宿卽火宿也又云懸景日以破暗府謂火也日也景教之義可以瞭然又云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余讀其文爲之大息夫海外諸國以中國爲唐人至今猶然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此語蓋驗於千載後矣

釋迦譜言摩竭提國優樓頻羅迦葉兄弟學於仙道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

火龍恐相害爾佛入室中惡龍吐火發燄衝天世尊卽
入火光三昧龍反遭火藏身無地輒投佛鉢迦葉師徒
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爲彼外火之焚君所事
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
眞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衆第三夜帝釋衆第四夜
大梵衆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光現汝事
火邪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
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眞迦葉晨朝燒火不然卽往
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
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

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葉汝
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
卽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
河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
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同
奔兄所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按此可見事火
諸胡之大概迦葉兄弟三人已歸佛教而其徒撮拾餘
論傳播中原至今未艾可慨也景教流行中國碑稱三
一妙身无云真主其文真字屢見曰常然真寂曰哉隱
真威曰鍊塵成真曰亭午昇真曰真常之道曰占青雲

而載真經曰潤色真宗而迦葉亦屢言不如我道真今禮拜寺又名真教寺可知其所自來矣

爾雅所載四極四荒之名實莫知其所在古時必有紀載學者罕能言之矣史記載騶衍之說以爲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當時斥爲怪迂莫信其說漢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後世無傳焉佛氏書入中國乃有四大部洲之說更爲學士大夫所不道然自泰西諸邦交乎中國海上往來捷於鸞輪於是始有五大洲之名曰歐羅巴曰

利末亞曰阿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至
近時魏氏海國圖志則謂阿細亞歐羅巴利末亞此三
洲者其爲釋典之南瞻部洲南北亞墨利加則爲西牛
賀洲至墨瓦蠟泥加則西土未能言其詳不知於釋典
當屬何洲而釋典之東勝神洲北俱盧洲則阻於南北
冰海更無從問津矣茫茫海宇雖西土如墨瓦蘭者尙
不能周知大雄氏之法力真不可思議乃鄒衍在戰國
時先有大九州之說博覽宏識更出大雄氏上烏呼先
秦諸子若鄒衍者其聖矣乎

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不知聖人當

日何倦倦於海外如此乃至今觀之東洋諸國如日本琉球朝鮮皆服習儒書涵濡聖教而自泰西諸邦交於中國亦皆翻譯經書流傳其地更數百年後必與東洋諸國同染華風孔子之教愈行而愈遠矣子思子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烏呼斯言也其弗信矣乎

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混濁若清水珠入水卽淨不知清水珠是何物後讀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嘗游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或

曰珠也因以彈珠名之其後生游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以彈珠示之胡人奉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用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中冷然洞徹自亡此寶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然則清水珠寶有此物佛經所云眞寶不虛也

宋鄭景璧蒙齋筆談云余童子時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

寺題二詩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
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
松呂始至時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按元
人有洞賓度城南柳禰劇蓋卽本此然誤松爲柳矣
生必有死人之常理聖人知其無可柰何故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蓋以身之不能常存而冀其名之不
至於泯滅也乃仙之人則起而笑之以爲身後之名於
我何有哉於是有龍虎鉛汞之說取坎填離之法金丹
旣成大約一二百年間可以不死矣乃佛之徒則又起
而笑之以爲天地之氣不能常聚而不散今強制之使

不死此豈長久之道哉一旦強制之力稍有疏懈則前功盡失矣夫吾身未生之初自有虛靈圓妙者存吾但保守此而已其軀體之存亡可勿論也能保守此者則雖齒危髮禿恆幹將毀而死於此者又生於彼所謂天地壞而者箇不壞也是故道家求長生佛家求不死總而言之仙佛兩家不外畏死之一念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信哉

關尹子三極篇曰螾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螾蛆互相食也此五行相克之理佛家果報之說所從出歟列子天瑞篇曰鷦之爲鷽鷽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鷽也此五

行相生之理佛家輪迴之說所自來歟

岳珂程史云元祐閒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
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榜蒲之儔咸在焉博者六
七人方拈一局投迸盆中五皆莖而一猶旋轉不已一
人俯盆疾呼旁觀者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
相與歎賞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
效閩人語邪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言言六皆
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
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此雖戲語
而足見東坡之用心入微以此讀書定無閒不入也相

傳有獻趙子昂洗馬圖於鉅公者中有一馬白水出圉人曳以繩或訾之曰是非真本也某所見真本其繩勁直今繩不直便不見圉人用力之勢矣鉅公以爲然卻弗受或人因以賤值得之重付裝潢直其繩而獻之得重值焉聞此乃乾嘉間一名流事似非美談故不箸其名雖然讀書得閒不當如是歟

湖樓筆談七